

庫文有萬
種一千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院文通釋
(二)
著龍起浦

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
圖書館
第一總隊政治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 通 史
(二)
著 龍 起 浦

書 故 本 基 學 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通通釋

卷六

內篇

言語第二十○謂口說之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釋】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立訓臯陶之矢伊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釋】三古時口周監於字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成十子產獻捷襄二滅孫諫君納鼎桓魏絳對穀楊干襄是也。【釋】語一層口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詬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睢反間以相秦穰侯問太后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連言天人排患難【釋】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爲言語舉似其類由渾樸而解紛亂而譎詬皆是應聲而出非若後世假章札以爲工者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下士爲數語總挈自漢及隋變口陳爲筆達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憎張綱埋輪而獻直此

必有闕文。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作比。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
酬吳答。是以歷選載言。一多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之後。無足觀焉。【釋】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尋夫戰
國已前。其一脫其字。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舊譏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黃鸝鵠。童豎之謠也。
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
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舊作說。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一
字梗概者也。【釋】此節雖專舉左文。卻是統證首幅用。謂此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由備飾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鑿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
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
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興摹同。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
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
詞成。然自晉字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
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世作少期。唐諱。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遞
世作少期。唐諱。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遞
言皆藉古。然自晉字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
詞成。此處南謂北轉側。其於中國中原也。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
左衽。充勃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哀十四注見探赜篇。學如鄭子。昭十七注見書志篇。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崔
修僞國諸

史收弘牛撰魏周二舊脫二字書必諱舊作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

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北乞伏西秦儒雅比於元封漢武拓跋元魏

字文北周德音同於正始魏文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釋】文以古辭失實較多乃是篇情所主唯王宋著書

敍元高時事一作也○王劭齊志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

多淳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當有形字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釋】此與下節

皆貼北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

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楷模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孤貉非貉燒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圓鰐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黑齊神武數

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雖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關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則舊誤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

華嶠比肩皆是者矣【釋】上節謂王宋記言得實則罪之本節謂周史記言失真則賞之時情惡質好華類如此也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人訛作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

此二字一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釋】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

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左傳文元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史記留侯世家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

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

皆以爲上之二言役夫豎儒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老奴寧馨殊爲魯樸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

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本倒一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一作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推出時情坐遼至取履遺真是欲使天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籠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病由於矜謾設近未節正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藁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者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懶諸史屢惜其遺落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概此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曆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旣退詔閣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史法也弄丸飛鉗文心論說篇一轉丸騎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精術又受轉丸肱鏃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鏃篇鏃鉗通

折檻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叩頭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

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後漢張皓傳子網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掘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間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 蜀志本傳 **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錢焉。溫問曰：「有之在西？」詩曰：「有詩曰天步艱。」

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足。」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 南齊本傳 **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王主客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

良馬乃駕駒不若將旦信譽有時而爽，駒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

駢貢取鶴之族，鶴之貢天策燉火中成軍。城公其奔。

鵠鵠鵠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鵠之巢往哉遙羈父喪勢宋父以驕鵠鵠往歌來哭。

鵠鵠鵠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鵠之巢往哉遙羈父喪勢宋父以驕鵠鵠往歌來哭。

山木木左隱十之賓周諺有之擇之山有鵠之巢往哉遙羈父喪勢宋父以驕鵠鵠往歌來哭。

輔車脣亡齒寒者者，其虞所謂輔車相依也。

蟠腹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棄。

原田原田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然用力子天甚地篇「子貢南遊於楚，見一丈木爲機，後重前輕，掣水若抽，其名爲槔。」

孔子笑曰：「吾聞之，必有機械者，必有機事。」其一必不知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晉，以告。

裴譏孫盛書「魏武多用紀注以易孫盛文。魏氏之春云：『學者將答何諸將信哉？劉備且魏人武傑也。』方以天生下，勤志人臣。而用松夫之差，死之言，製

其尤非

中國〔按〕唐初謂中原爲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

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皆是也

楊由聽雀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是也人爲郡文學據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

泥凡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爲占者

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爲太對

范史書集不書鳴省文耳聽字無害

介葛聞牛〔左僖二十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其音云問之而信矣

張太素著唐書張公瑾傳書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

張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熾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家佐郎二賢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楊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

其事耶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虧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

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陳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總通雅造風神秀異妻父卽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玉潤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語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聲聲不窮必有徐音

音在語前故當言

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

徐音舊作餘音誤

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足句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敍事亦有時類此。〔釋〕首備文
助字引出史之浮詞。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爲稱。宣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

蓋用詩家比興體也。此猶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語端。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十七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史記酷吏傳所謂論事之助也。此猶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特舊作特作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

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釋〕此段領下。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

中。去聲謂語前加字。不愒一作快。非謂語後。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釋〕以發言加字二。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

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兒摩笄引決。此則詐

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儻。犬豕不若。史通每多礙眼。誤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

夷險若一。不墮穢於貧賤。不充謔於富貴。易又誤作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一作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爲語前失中之證。然又云漢書酷嚴延年精悍敏捷。雖

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一事爲語後不帶

釋氣凝古豈在笑貌間哉。○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釋】此五句下二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

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遠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

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編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楊雙名文，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

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清宮制勝，閨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機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

不通，皆窮亂所致，非其實也。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一無言字。【按】此而史辭再三，良以

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釋】此節舉百藥

沮所移。廣沮或作磨涅，俱未穩。此二句竟可省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即累字，或作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

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樸，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

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儻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鄭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

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真一作真直誤。車距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

句而已。【釋】此節舉魏收。牛弘之浮飾，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原注】齊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

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原注〕魏書魏收所撰周史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治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釋】此總繳二節之文斥浮正文也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襲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一作名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誤作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原音〕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也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鳬脰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釋】此以高士傳論爲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正史亦似贅及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語見左傳結處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歧辭也而先之以徐音足句最爲理致周圓但篇中所撻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不容殊趣而有若三論二評失則歧矣浮矣又云輕塵曲粉無取雜施而假以邃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況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閒刊而去之乃純錦也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巧宦

〔按〕傳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

靡笄

〔按〕傳文深巧，妙於句善。妃子司馬安少與勢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目後遂習用之。

殺代人憐之名聞之泣而呼天。摩笄山自

平代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山。自知韓信賢。

知韓信賢

項羽封沛公劉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以致賢。

傳而良遇

在先平至在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卻是泛詞。

陷穫充詘

追失志之貌。行之禮記儒行之誥。鄭注。限獲困。

屠伯奄

殷延年本傳。巧爲獻文奏可論死。

首鼠怒

史記灌夫傳。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

少皞走使謂之鬼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爲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

舉以概後也。

少皞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慕漢高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奉春之策

〔按〕漢書劉敬上。星天之於耳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蠶降於賓附之國。

北邊劉敬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鬚頭志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閼氏生子必爲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奉春外孫敢與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鬱聞

〔按〕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

元行恭得回釋周書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庚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周弘正來聘周書韋質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遺其尚書車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絳父即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襲傳兩襲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儔世謂之嗟楚虯蒸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按一昔康皇甫謐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

攢

弟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

秋

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鳧脰

莊子鵠母篇長斷之則悲

敍事第二十二序第一章尚簡用晦

亥

夫史之稱美者以敍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者從敍事大意寬起提出作春秋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春秋疏通知遠之旨尚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舊作說深奧詰訓成義尚微顯闡幽婉而成章

春秋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舊謂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一作鑑既而馬

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一有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釋】法舉馬班二家爲史體宗法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

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其言八字亦可芟垂翅不舉憑籩無聞

如杲日星寢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如既夕星榮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

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一有無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

罪人二字過當而晉宋殺青又一字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釋】蒙上意從二

史以迨於後然則作然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書舊無之字據下漢

之遞降而用之見亦過僻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

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儕不生區區碌碌抑惟

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釋】此節轉局起譏就史漢拈示大抵文貌

中有殊都因事狀非一強欲同之不能也故

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

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敍事也

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泊

一作自

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苟悅

漢紀其才盡於上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釋

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

夫識寶

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敍事無愧古人而世人之

議者皆雷同

子

君懋王

勤

志

譽裴而其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野務飾虛辭君懋王

勤

志

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

當作侯

尼干

之代

世

不知

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釋

此節蒙上說下才透指意

世

不知

史固貴實錄不尚虛詞也側注北朝擎起三論夫敍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

劉氏自署也今削之後三條倣此

按此一章敍事之敍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

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敍事寧實無虛寧今而真無古而廢彼浮議之爲譽爲詆不足徇矣苞籠後三

注射北四

微顯闡幽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瀨灝語揚子問神

賀六渾容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歎字賀六渾渤海蓱人也世仕慕

士尼干

黃本作士子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日，侯尼子，鮮卑言有相子也。士子尼宜作侯尼子。

觀縷

觀本作讞。通作羅。一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觀縷。晉書傅咸疏：「晉書傳咸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爲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一無爲主。

簡之時義大矣哉。【釋】本章言敍事尙簡也。起便提明歷

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作用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釋】以二經標簡，體之大源。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

降流宕逾遠，必多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必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一多言，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釋】若○以上通章總冒，蓋敍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釋】敍事之體，四別盡之。

四句提綱，至如古文尙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襄三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釋】第一句，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舊班史稱紀信爲

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第二句，又如尙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輶。」傳作「其誓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句，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侍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句，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侍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